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十五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三

歷代名人畫跋三

宋李公麟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為殆非顧陸所及東坡集

李伯時畫超然塵土之外其精緻微密幾與造化爭衡

[seal]

豈凡流所可髣髴猶恨其不深考孝經微意此樂道君子所以為之痛惜也戊辰上巳范陽張九成書張九成

南浦文集

李龍眠善畫固其一癖常見詩豳風圖離騷九歌圖商山四皓圖此孝經圖皆有益於世士大夫游戲翰墨而不可苟世俗但稱其描寫之工安知其用意之遠是豈立本道子輩可比邪吳海聞過齋集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

光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
書經文元社既屋皇明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教俾濂
題識其左濂聞史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
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
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
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
顯則其於經似不為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
長為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

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考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宋學士集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百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

璽豈南渡後又常入秘府邪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别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為長能自立意不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略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為

書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莆田集

宋李公麟畫前代君臣事實

此卷吾友欽謨劉大叅所藏龍眠真跡漢晉唐朝君臣典故可為法戒者八事未有龍眠自署妙絶矣而觀龍眠固有志於正君謀國者豈閻立本輩可比哉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龍眠之謂歟覽者尚敬之哉癸巳冬子月旦葉盛清河書畫舫

宋李公麟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余以為圖畫亦然此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初不知作於何人獨其上有喬氏畢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為李龍眠筆及觀元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畫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為龍眠無疑啓南真知畫者哉圖中為女婦輩所以共職進戒者皆閨門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氣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

消其淫媟戲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為監戒也所謂關世教者此類是已 匏翁家藏集

宋李公麟列女圖

此圖自密康公母至趙括母凡十五考之劉向傳乃仁智一卷世傳龍眠李公麟所作然按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列女圖一卷隋王廣有列女仁智圖一卷陳公恩有列女貞節圖仁智圖李氏之筆固當祖述於此又按後漢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畫於左右以自監戒本紀又後

漢宋弘常燕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即命撤之觀此則列女圖又始於漢矣緯略

宋李公麟長帶觀音像

龍眠居士李伯時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於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眞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

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髣髴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立異使世俗驚惑而不識其勝絶處也比見伯時為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臥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邪 李廌畫品

宋李公麟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山谷集

宋李公麟畫羅漢

前世名畫如顧陸呉道子輩皆不能不著色故例以丹青二字至龍眠始埽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衮繡蟬冕為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後邨集

宋李公麟畫華嚴變相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為太僕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秀禪師為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為佛像以變其意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垂自太

息既不復能畫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世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楮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石林避暑録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覩華嚴法界觀手畫毘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神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乃至諸天諸大天福德貴神八部等咸慈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衆地

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王香雲髻雲宮殿雲重重單複牙含攝悲愍衆生故在世今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禮普讚盡未來與佛長住金剛定郤菴道人虞集伯生贊 道園學古録

宋李公麟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亶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緇徒垂老得匹楮戲筆五百應眞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 桯史

宋李公麟西嶽降靈圖

降靈筆墨自龍眠此圖之工緻開卷即知為龍眠老手布置人物雜以鬼怪洎妙麗乘跨皆不失幼長貴賤之序進退向背之宜雲中卷舒出沒非全完而全完出人意外至於豪芒瑣屑出奇策勝疑其為老劉或其徒劉朝圭所能葢嘗見諸白玉樓畫於臨川陸伯敬伯敬象山之子自言得之於荆門而豪芒瑣屑出奇策勝與此無有二可寶也已紙絹之壽千年半千不足計不幸落

浮俗富貴家藏以十襲肆羽魚宅於中與塵壒俱盡豈若遇名流時一鑒賞之為愈譬夫朝聞夕死豈不佳於十襲一千半千載壽於羽魚宅哉北磵集

宋李公麟姑射仙像

宋之龍眠居士工畫人物仙鬼即唐之吳道子也筆法入妙非庸史所能摹擬此東山相家所藏姑射像人疑徽廟所臨然古茂簡要非龍眠不能到樂閒居士意為龍眠真蹟是也紹熙至今二百有餘年而墨蹟若新東

山氏其寶之哉至正己亥冬十月抱遺叟楊維禎識於

璜溪書院　鐵網珊瑚

宋李公麟白描羅漢渡海圖

白描羅漢渡海圖一卷憑靈御怪狀入能品然無題識

可驗評者為是李伯時作伯時在宋熙寧間登進士第

書畫獨步當時畫非臨摹多不設色每每用澄心堂紙

為之是即白描蓋畫莫難於白描猶書莫難於小楷銀

鐵線圈家數亦猶銀鈎鐵畫元人又謂伯時佛像可追

吴道子豈多得哉且伯時與東坡善東坡題四菩薩世稱二絶此畫不減四菩薩恨無東坡筆力與之爭光顧披圖三歎睿覽之餘珍藏什襲捲錦以歸第海門潮湧六通人物凌風化去矣王越襄敏公集

宋李公麟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溪山次之花卉禽鳥為下蓋聖賢仙佛使人因敬而得悟非茍然也唐以後獨龍眠不失此意宋祥符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時應制為之精

緻中韻致具存故是合作用卿其寶之焦竑澹園續集

宋李公麟九歌圖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乘黿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東觀餘論

宋李公麟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横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横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

之記去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麞一而猿亦有二麞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别為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麞亦鹿也龍眠為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横意必有數今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鼺捕蛇翁亦欠朴意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攻媿集

宋李公麟東山圖

龍眠李伯時畫許𤣥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

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着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反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絶一時無住道人少規摸伯時為余臨寫眞贋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兩伯時 石林建康録

宋李公麟洛神圖

洛神賦有楚騷求宓妃湘君遺意騷云貫薜荔之落蕊

落慈細初慈尤細貫之良難此畫豪端入細難也洛神風情逸韻寫在筆外尤難也胡雲峰集

宋李公麟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衒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邪剡源集

宋李公麟商山四皓圖

嘗觀李伯時畫商山四皓圖意趣幽遠筆力精妙宛然千數百載如見其人因念少時讀西漢傳四君子避秦亂以去采芝賦詩若遺世者至漢高欲易太子大臣不能止呂后用留侯計延致四君子復出遂從太子見止此卷謂馬遠作余雖不能識然韻度高古亦足為佳觀其三人離立矍鑠髙目若深憂攢眉若共語一人仰空曳杖去之豈計欲出山三人已相唯諾其一人尚未定邪將昔人之見與余同固因畫以寄意邪毋乃畫者不

省其布置偶若是邪是足以發予衷而已聞過齋集

宋李公麟畫李密迎秦王圖

龍眠居士畫用澄心堂紙作白描人物惟臨摹古畫乃用絹而加以傳染余見其畫多矣率皆白描如静伯所藏是幅蓋本生之僅見耳寓意編

宋李公麟白描淵明圖

右歙人朱克紹所藏宋龍眠白描淵明圖圖凡十有二此其一也淵明之事有程朱二夫子定論後學宜無所

復置喙者吾友翟少卿廷光忽大書一䟦并和歸去來辭欲自學孔子而以不仕無義責備淵明余讀之為之大駭夫淵明自以晉朝世輔恥復屈身劉宋故始終托詩酒以自晦而人莫之知也朱子綱目大書晉徵士陶潛卒於南宋之朝可謂得淵明本心於千載之上者矣淵明平日詩最沖澹至於詠荆軻則激烈之氣奮然如不可遏以秦諭宋也平日與物無競至於檀道濟饋粱肉則峻却之以道濟事宋為心膂也此其心事當何如

哉而以孔子不仕無義譏之大失言矣朱子楚辭深罪揚雄而右淵明雄之罪正坐以孔子自任而誤認不仕無義之語遂失身於莽爾惜吾友生程朱之後而為此言故不得不一訂之程篁墩集

宋李公麟臨劉商觀奕圖

余所藏劉商觀奕圖繇唐迄今二百年絹素剥爛粉墨蕭瑟伯時為余臨之茅君勒之皆絶筆也噫劉商之畫非伯時則失其真伯時之筆非茅生則不能壽茅生之

名豈以余言而遂傳歟眉陽蘇軾謹識珊瑚網

宋李公麟畫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遥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山谷集

宋李公麟陽關圖

元祐初作此詩題伯時所作陽關圖崇寧元年五月見此草於趙升叔家殊妙於定本升叔伯時壻也時俱繫舟於大雲倉之達觀臺下山谷集

宋李公麟石鼎聯句圖

昌黎公詩中有畫李伯時畫中有詩此雖臨本亦可見吳生遠擅場之意平園集

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書

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為宋思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潛行悵望風神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圓活若眞有契會然者謂為公麟眞跡固宜思陵書意度整暇且當國諱則闕其點畫間有遺誤不復竄補搽之事體亦有宜然 懐麓堂集

宋李公麟賢己圖

元祐間黄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己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

局投迸盆中五皆旋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絶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邪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程史

宋李公麟山莊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

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忌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東坡集

龍眠居士博學嗜古志尚清遠筆端餘力溢而為畫王荆公雅重之數贈以詩又從蘇黄諸公游蓋文與可一等人也龍眠山莊圖疋休輞川張右丞達明鴈峰談録云正本為中貴梁師成取去今所臨摹蓋初本也居士出處具蔡啓作誌文一子諱碩字天老湖南提舉常平是生四子余識其二長諱琥字西美通敏善議論終於郡倅季曰瑜字季周嘗為理掾能傳乃祖筆法余屢得之今亡矣西美之孫咎如出此軸請余題其後慶元三

年十月壬午平園老叟周某平園集

往年備官京都從吳興公入道山延閣書題裴潢畫卷見王摩詰輞川莊圖草後又見圖本郝參知家有四川宣撫司都大茶馬司官印位置纖悉俱備公首玩賞顧余言曰蘭亭敘草為古今法書所宗正若此耳此龍眠山莊圖草全用其法而行筆細潤迥有超越之意古人翻案法正當於此求之重紀至元之三年秋九月十又九日柳貫訪百丈和尚於靈源山中因題柳待制集

龍舒李伯時作山莊圖為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遮所見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為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此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為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為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澹巖居士張澂所題識澂字新仲其視伯時為舅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為御史中丞二月己已上疏劾黃潛善汪伯彦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尚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彦責授秘書少

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激謂自右轄得請潯陽鴈

者葢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激亦奇士

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瀌惟掇拾緒餘以附

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即伯時公寅元中大小山即梁何

點及其弟胤嘗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

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激舉之以為言耳因并著之宋

學士集

龍眠山莊圖絹本者余見其二一為沈玄初明府一為

吳康虞太學所藏皆非眞本蓋龍眠自運用澄心堂紙惟臨本乃用絹余家蓮社圖係的筆又有盧鴻草堂圖雖命之鴻實龍眠以意造也又觀此卷益信矣龍眠又有定林蕭散圖與此卷同一筆法蒼古變幻的傳山水之神覺趙吳興猶有取妍之態小遜伯時也 容臺集

宋李公麟憩寂圖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龎眉皓首無

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菜裹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東坡集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

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眞相知山谷集

宋李公麟卜居圖

定國求余為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為縉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

不除當如謝靈運也東坡集

宋李公麟縣霤山圖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為游戲不立守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媸得失至其成功則無遺恨毫髮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霤山圖遂畫其山林勝勢使人見面如在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嘗所游處昔許映叔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

之洞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地蓋灊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李廌畫品

宋李公麟西園雅集圖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容臺集

宋李公麟醉道士圖

此圖文休承司諭鑒定以為李檢法公麟所作敘其家世收藏甚詳且謂張僧繇曽作醉僧圖傳於世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曽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成狂便發眞堪畫入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於代於是范長壽亦為之而公麟繼焉考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坡公所臨懷素絶句信然然求其所謂為公麟不可得也後

閲坡公外集嘗題一圖云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道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也章子厚題其後云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絶倒坡公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道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噱也持耳翁余故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可得者他日再見復當一噱子厚復題云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大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

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按仙游潭事別見一小說所謂拚命能殺人者二公一好酒一不能飲而又俱工讙故耳然譬之兩訟師子厚尤嚚也此圖所載道士醉者二十矣從而醉者十有七為醉之事稱之曲盡潦倒落魄情狀而獨少執杯持耳翁亦大闕典余故補二公相讙語記之以為壺史一段佳話也弇州續稾

宋李公麟醉僧圖

余嘗見李龍眠山莊圖用墨妍秀設色精工眞入摩詰

之室若其畫人物佛像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若游絲迴還無跡雖吳道子顧虎頭不能過於此卷可見此卷因老泉先有醉僧詩伯時乃為補圖正所謂合之雙美也董其昌觀於惠山舟次容臺集

宋李公麟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犁鞬女國有

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
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名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
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
恍惚意貌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翦
髮露骭或了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
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往國俗皆然不
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
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琺或雅舞

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罇罍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鷙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後邨集

宋李公麟鬼章効馬圖

行人司正黃宗載持其友蔣伯輝所藏宋李公麟畫鬼

章効馬圖求余識一言圖之右有蘇文忠公叙賛今世士大夫相繼為詩稱道之余不能復有加矣然圖之妙亦不必後之人數數稱道獨反覆文忠公叙言不能無嘅焉者元祐初文潞公呂正愍范忠宣諸賢共執政柄時朝廷清明推仁布澤嘉惠天下汲汲惟恐不及不事遊畋不寶遠物而蠻夷四方之貢却絶復至充溢於庭視如無有天下之人歡喜慶告有太平之望未幾潞公諸賢盡斥而章蔡之徒復用蔽塞耳目讒逐忠良隔絶

上下濁亂正經天下之人困其荼毒馴至徽欽之世禍
遂不救向使潞公諸君子終其身在朝廷之上不去豈
至乎此也小人之能敗人國家也如是果孰執其咎哉
凡為天下國家得人則治否則亂元祐之世雖蕞爾邊
陲備禦之寄所用如游師雄之徒尚有可稱曾不數年
雖輔相天子理天下亦不暇問可否而一畀之匪人則
國之安危理亂又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於乎國家可以
鑒矣自古以來其人光榮貴富其身既死遂湮沒無迹

一也苟其行不臧後世聞其名猶賤惡之若文忠公輩其身雖死後之人聞其名起敬起愛或得其一紙一墨於數百年之後珍襲貴重以為家寶如此圖之類者蓋好善惡惡之心古今無異也於乎人之為賢不肖者又可以鑒矣伯輝之奇七世孫能保藏此圖雖重其有先人之名在亦好善之心有諸中乎 東里續集

宋李公麟飛騎習射圖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

袍乗馬者四人前一人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於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彎弓斫髮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柳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

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宋學士集

宋李公麟畫騎牛圖

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蔘兩黄犢時與劉凝之跨之遊廬山李伯時繪爲圖今藏其家吳敏文肅公集

宋李公麟五馬圖卷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歎息伯時久當在臺閣僅為喜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蹔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駔駿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謂識鞭影者也黄魯直書 續書畫題跋記

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酺池寺魯直方為張仲謨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然神

駿精魄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之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因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文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廿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於眞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事念往逾四十年憂

患餘生巍然獨在彷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敘本末不特使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且以玉軸遺延仲俾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同上

宋李公麟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技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僅具百體此不能盡於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睨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臏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

下相之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能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邪此豈非真得馬者邪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本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其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矣尚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眞馬出矣廣川畫跋

宋李公麟飛騎圖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朱子文集

宋李公麟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挍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眞則畫眞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

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著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後邨集

宋李公麟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爲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百其羣而爲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畫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痺謝事

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於世也固宜然黄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為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為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寅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為龍山三李今公麟稱元中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邪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宋

宋李公麟畫馬卷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為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宋學士集

宋李公麟追𪈜圖

蘇長公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

顔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識者以為知言宋三百年文章大手筆如歐陽公諸君子不待言矣至於書畫名品如李伯時輩蓋亦極天下之能者今觀蔡君彥文所藏追彔圖人馬態度極唐人以來番騎之妙宜其為世所寶玩也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甲子跋陳基夷白齋集

宋王詵畫水石雲林

王晉卿畫水石雲林縹緲風埃之外他日當不媿小李

將軍其作樂府長短句蹝踔而清麗幽遠在江南諸賢季孟之間近見書戒壇院佛閣碑文句與筆畫皆頓進所謂後生可畏者乎山谷集

宋王詵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為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為王晉卿圖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獄遊治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畫寫浩然詞意邪攻媿

集

宋王詵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籞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鴛鷺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槐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有見湘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戀而樂荒閒之野

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胸次可想而知攻媿集

宋王詵煙江疊嶂圖

余既已和蘇長公韻題此卷後續覽宣和畫譜日有秘藏晉卿煙江疊嶂圖及考聖朝名畫譜則又稱煙江疊嶂圖行於世然則晉卿作此畫有二本其行世者為王定國畫而長公作歌者也當宣政間詔天下斷公文及墨跡進御之本豈應復留公歌於後而畫首乃有秘閣

圖印蓋定國之本僅餘公墨跡而畫已失矣御藏晉卿別本又有江山平遠及千里江山圖安知不流落人間好事者取以配公書為一卷作藝林奇玩邪若以為延津之合則吾未敢蓋歌辭與畫境小牴牾耳至於分布搆結紆徐掩映之狀妙極工緻斷非南宋勝國人所能辨而蘇長公筆法精純古雅為平生冠又不當叅置蜉蝣之足也書此以俟夫眞賞鑒者弇州山人稾

宋趙令穰畫小山叢竹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覺筆意柔嫩葢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者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聲色裘馬使胸中有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與可矣山谷集

宋趙令穰秋郊暮靄圖

右趙令穰所畫秋郊暮靄圖曾屬徽廟題識其為眞蹟奚疑令穰字大年宋宗室游心經史戲弄翰墨丹青多得不傳之秘筆法清麗景象曠絶絶去供奉品格常閒

前人盛稱其慣為平湖曠蕩之景詎不信夫偶觀此圖不勝仰羨書畫題跋記

宋趙令穰畫

大年貴公子也而喜作江湖山林人物窠窟畫平林遠水鳧鴈晚景使人一見如行江南斷岸木落石出沙鳥容與波上若欲驚起此豈規規積水墨所能至耶世言大年得王摩詰李思訓江都王之典刑故無畫工氣信哉王庭珪盧溪文集

宋趙令穰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韻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為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為眞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潛溪集

宋趙令穰小景畫

右趙大年寫小景故蘇人章仲華所寶藏者大年名令

穰宋太祖五世孫官至崇信軍觀察使多蓄隋唐以來法書名畫大年悟解穎敏書畫一入覽輒得古人用意妙處近代畫家所紀稱大年山水多設色又稱其喜寫江南小景寒汀煙渚之趣甚為當時所重宣和御府祕藏亦多今此圖園廬坡樹淡雲水鳥僅尺餘而瀅明瀟灑幽澹簡遠之趣臻極其妙信如畫家所推可為希世至寶也圖後有袁文清公楊鐵崖諸君子題詠金春而王應又有元璞諸老釋之作亦皆不在靈徹皎然下所

可寶又不獨於畫也金珠玉璧世之人爭寶之仲華獨此為重非清尚絶俗之士哉仲華久謝世今其孫孟昇念其祖之重乎是也重之亦如其祖之心孟昇殆孝者歟重祖父所愛物者重祖父之推也吾身祖父之遺也吾重其所遺不敢斯須行之蓋乎又孝之至也吾未嘗識孟昇左贊善陳公視此圖且語其故求題輒為書此

東里續集

宋趙令穰江干雪霽圖

右趙大年摹王右丞江干雪霽圖一卷上有宋緝熙殿寶賈秋壑米南宮趙仲穆私記顧仲瑛俞石澗題蓋思陵御府之物經諸家收藏賞鑒灼然希世之珍也大年本王孫而水墨丹青清森古澹無寶玦珊瑚紈綺豪貴之習可謂蟬脫汚泥皭然高映者矣宜其遺賞千秋若璆琳乎太原王穉登珊瑚網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船不

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董其昌容臺集

宋趙令穰江鄉清夏卷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為主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絶塵也容臺集

宋趙令穰江鄉雪意圖

趙大年江鄉雪意圖卷項晦甫物也嘗托盛德潛為媒致之而不可得耿耿於中者二十五六年矣今崇禎庚午之二月晦甫卧疾忽令所善鮑老歸余既成購而晦甫即治後事若相付者余慶物之來而悵友之速化也越月陳眉公先生顧余清樾堂出觀終日賛歎大年與蘇米狎交東坡每見其畫則以朝陵回嘲之蓋宋宗法嚴不令宗子出城故耳此卷初作四五大樹根株錯互梢幹蕭森中段半帶雲氣出沒掩歛極有竒狀其餘層

沙起伏煙𣟗淒迷水鳥戢翼藏身散布蘆洲草棘間備空寒荒遠之思一片江鄉物色也六研齋筆記

宋章友直畫蟲

近時文與可工行草篆隸飛白溢而為畫章伯益蓋同時人也後題無礙居士即米元章元章亦兼嗜書畫尤有好古之癖使此軸出晉唐間當在巧偷豪奪之數邪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平園集

宋文勛扇畫

舊聞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東坡集

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類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豪素之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豪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罭之所常萃

鱒鯉鱒魴頒首莘尾之間葢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為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幻易以困人而狗馬與鱒鱒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廋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鯤

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脩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蚿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雞肋集

宋孟仲寧白蓮社圖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智不分乃凝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孃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邪

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吴道玄關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為白蓮社圖甚似雞肋集

舒城李伯時作蓮社圖士大夫傳以為佳玩謂可與輞川並馳頻川晁無咎復得遺意頗加損益集古名筆以縉工孟仲寧為之曰可曰否如左如右獵奇擷妙變化隨出雖摩詰復生恐不能過也夫意之所詣為難了人

之意亦非易伶人吹管假工捻竅直肆橫出抗厲厭抑終不如律使其心運指應皆與神會則無不諧矣古之任事者嘗患不得其人為用用或非其人故余於此畫特有取焉耳李昭玘樂靜集

宋米芾雲山卷

元章早年涉學既多晚乃則法鍾王此元祐初作也風神蕭散所謂天成者非世間墨工槧人之可髣髴伯王出以相示因書其後紹興壬午仲冬晦日平丘曽覿純

父李琪家藏子孫永為寶用銅印續書畫題跋記

米老此圖初藏於苕川李振叔後入嚴尚書府今宮保閔公得之蓋嚴與李同郡而宮保為尚書外孫流傳有自而收蓄得所此老亦無所恨矣弘治癸亥九月既望長洲吳寬書同上

宋米芾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眞賞耳蘇文粹中鑒賞既

精筆語尤勝頃歲嘗獲從游今觀遺墨為之永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文朱子文集

宋米芾著色桃花障子

元章畫故未見一日過閶門姜氏壁間縣桃花圖一軸漫即視之見其絹極縝細卻看其筆正作樹一本上發花葉茂密丹粉傅染瑩然妍爛氣勢盎鬱甚異之徐見下左角一印察之方僅二寸作繆篆其文曰楚國米黻始知為公之筆更締玩之益悟其妙以語主人亦始知

珍祕後幾日過之不在壁矣今其人已亡便從其家索之料亦不可見矣暇日意其筆法以世不多見其畫漫志云爾懷星堂集

宋米芾雲山

此畫法謂之潑墨王洽作祖意老米時猶及見之不則米老雖狂無此大膽獨創也旁有薛氏家藏印殆是老米為紹彭墨戲者邪玄宰題珊瑚網

宋米芾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為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為博士召入内廷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為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幷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為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嵏山以成后志

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别摹他本皆未可知眉公集

宋米友仁瀟湘長卷

米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輩安得匹紙以盡其筆墨之妙乎至林麓近而雄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幹而想髙茂水見涯而知渺瀰皆發於筆墨之外此常人所難元暉之所易也達功它日以此示之儻以為

知言則當得山川之勝臥以遊之紹興五年七月二十日會稽關注書 鐵網珊瑚

頃在京師時方允迪嘗示僕以和人求米元暉畫楚山清曉圖詩恨未見其畫也今觀元暉此畫自云夜雨初霽曉煙既泮其狀類此豈其所謂瀟湘千變萬化久落人間亦楚山圖中之一也會稽韓滸懋遵書 同上

丘壑之士久寂寞則起朝市之念朝市之士久喧囂則懷丘壑之放古今之理也余贊治丹丘雖環邪皆山可

以拄頰而霞城雲嶼亦得駕言窮覽然塵纓之所羈束終不能瑩心而醒目米西清所作瀟湘圖曲盡林阜煙波之勝遐想鷗鳥之樂良不可及紹興十七年三月廿二日鄱陽洪适書同上

蔡天啟作米襄陽墓志言元符初進其子所畫萬里長江圖時元暉年尚少其小筆已知名當世矣方此老亡恙時諸公貴人求索者日填門不勝厭苦往往多令門下士倣作親識元暉二字於後嘗自言遇合作處渾然

天成蔦為之不復相似此卷寂寥簡短不過數筆而淺深濃淡姿態横生使人應接不暇蓋是其得意筆自其云亡畫亦難得矧題識皆一時名勝之士終日把翫不能去手也淳熙辛丑二月梁溪尤袤題同上

建陽崇安之間有大山横出峰巒特秀余嘗結茅其巔小平處每當晴晝白雲坌入窗牖間輒咫尺不可辨嘗題小詩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下山累月每竊諷此詩未嘗不悵然自失今觀

米公所為左傒戲作横卷隱隱舊題詩處似已在第三四峰間也又得并覽諸名勝舊題想像其人益深歎息淳熙己亥中夏廿九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於江東道院

同上

宋米友仁大姚江圖

大姚去姑蘇城東南二十里臨諸江湖江則吴淞江姚城江白蜆江小龍江湖則有陳湖葉宅湖車坊漾獨墅淹是也大姚地可百畝浮諸水之間有小山高不滿數

文上有古刹依山之顛曰文殊院正殿有文殊坐師像甚奇古周圍有深渠數匝乃誦經行道之跡也唐宋名公留題甚多皆刻諸石以置於壁間米南宫弟兄嘗居於其地舊址猶可考余别業數椽在笠澤姚澄江之北與大姚隔小龍江相望咫尺時復往焉至正甲申余在燕京忽得此卷因拾以歸吴丙申之變余避地入閩丁酉歸家業一空而此卷僅存戊申吴復兵燹余亦流離濠梁己酉復歸田里故居焚蕩荒榛破礫不堪舉目又

復得此卷於野人家事物之遇豈偶然哉辛亥秋七月暇日展卷太息因識於後以記歲月云耳雲浦道人鐵網珊瑚

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嘗觀海岳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余昔居郡與先生遊則海岳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此倣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云吴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吴縣人失之矣寓意編

宋米友仁雲山圖

往年過京口登北固眺金焦俯臨大江時春雨初霽江上諸山雲氣漲漫岡嶺出沒林樹隱見恨無老杜澀盈胸之句為之發揮乃今倐見此圖知海岳菴中人筆力之妙能盡得予當日所覩掩卷追念不覺惘然吳師道禮部集

書法畫法至元章元暉父子而變蓋其書以放易莊畫以簡代密然於放而得研簡而不失工則二子之所長

也同上

宋米友仁煙巒曉景

昔米芾嘗謁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聞卿復工畫然乎否乎芾適置友仁所筆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即出以獻御覽則稱羨今觀元章墨帖謂吳江宰同寮語陳叔達善作煙巒雲巖吾子友仁亦能奪其善駉遂知元章沉痼於礜兒癖矣至正十五年己未八月十二東原申屠駉敬書於越州寓邸之戒得齋續書

宋米友仁瀟湘竒觀

右將仕郎米友仁畫瀟湘竒觀一卷且自識之葢其父元章為禮部員外郎先居太原後徙襄陽過潤州羡山川佳麗扵是結菴扵城東號曰海岳宣和間嘗進友仁所畫楚山清曉圖上恱因得名當世然其筆意大率圖與竒觀相似却無畫工習故士大夫寳之嗟乎一門清適自宗薦許亦可以見其父子之能矣上清外史薛羲

題書畫題跋記

米氏父子書畫擅當世是卷沉着痛快字如其圖尤合作也臨川葛元喆題同上

江南奇觀在北固諸山而北固奇觀在東罔海岳晴雨晦明中執筆模寫非其人胸中先有千巖萬壑者孰能神融意適收景象於豪芒咫尺之間哉米家父子何奪天巧之多也宣城貢師泰題同上

細觀米友仁瀟湘奇觀筆墨溫粹點染渾成信夫鍾山

川之秀而復發其秀於山川者也其後跋語若貢公泰甫葛公元喆劉公守中言之盡矣至於上清外史薛公玄卿素與吳興趙松雪評論書畫尤為精到且知其父元章宣和間嘗進友仁所畫楚山清曉圖為當時稱賞況奇觀者尤晚年之作也居貞其寶之雪鶴山人鄧宇志同上

余家藏倪迂遺集有與陳叔方書云海嶽菴圖旦晚臨畢既全璧以歸而集中復附載陳書云海嶽菴圖謹授

山甫盧君以逹雲林胸次清曠筆意蕭遠當咄咄逼真矣暇日能寄小幀如對可人也因展觀録之其昌同上

小米墨戲余所見瀟湘白雲圖沈啓南跋云三十年耳聞求一見而主人靳不出晩歲始得觀則無及矣其尊重如此此亦瀟湘之流亞也壬寅至日董其昌書同上

宋米友仁瀟湘八景卷

戰國而下治皆苟且之治也戰國而下學皆苟且之學也治固有任之者矣學至宋亦可觀焉然盡道而未盡

制如有王者孰可以爲名世哉不獨此也孟子曰工不信度則百工自戰國而下亦皆苟且矣嘗觀考工記一車一弓而爲之畫制如此而設色繢畫要之不與世教也亦畫制如此然則君子之於天下也可一事而或苟且爲之哉付君夢求得米元暉所畫瀟湘八景攜過閣余閱之計今四百年無剥落者此紙墨之工不足奇也然神采思致意態有今之名畫不能寘一毫者可見去古益遠而事益苟且不特如孟子所謂不信度而已有

世教之憂者觀此寧不重有所感也夫 舒芬梓溪集

宋米友仁湖山煙雨圖

米元暉眼中閣煙雨胸次有丘壑故含毫和墨即澄心堂紙為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甞收蓄者也後為郡人夏叔宜家所得叔宜兄弟爭相寶祕每袖以相誇秦劃十五城以求璧而荆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為貴世固無定情邪文清久遊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筒所有

而收蓄之宜矣叔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戶牖則千
厓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於是圖亦收蓄而寶秘之如
此何乃兼人之所好哉九靈山人題 鐵網珊瑚

宋米友仁山水圖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
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
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甚相業功名則吕氏范
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

其他至不可勝数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暉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闔有排斡元氣之勢寔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遜志齋集

宋米友仁邏釣圖

吳淞秋晚羣漁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起叢今觀史文鑒户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余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為一一賦之 匏翁家藏集

宋米友仁水墨雲山圖

首楞嚴經云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心中之物由是則知畫工以豪端三昧寫出自己江山耳不然何由盡其妙也邪觀此圖者當如是觀可也玉芝巖老人題 書畫題跋記

米元暉自稱有設色袖珍卷為生平第一當時已為翟伯壽所豪奪此卷在水墨游戲中深入北苑三昧可稱神品矣董其昌題同上

宋米友仁雲山卷

米敷文書畫步驟阿翁而畫為勝鄧公壽稱其天機超逸不事繩墨點滴煙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觀此圖知公壽之妙有鑒裁也昔人謂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樹石之狀妙於韋鶠窮於張璪厥後荊關頓造其

微范李愈臻其妙自米氏父子出山水之格又一變矣譬之書家殆如楊少師之散僧入聖者耶妄子有曰善畫無根樹能為朦朧雲信斯言也則山之氷澌斧刃樹之刷脈鏤葉者佳處安在敷文壽至八十神明不衰陳仲醇謂得畫中煙雲供養吾為之擊節矣 嬾眞草堂集

宋米友仁瀟湘白雲圖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煙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

次斜陽篷底一望空濶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為剩物矣湘江上竒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虚也

容臺集

宋米友仁海岳菴圖

前代畫山水至兩米而其法大變蓋意過於形蘇子瞻所謂得其理者是圖山峯隱映林木慘澹長江千里之

勢宛然目中胸次非有萬斛風雨不能下筆安得此筆盡畫洞庭三峽石城赤壁使未至者若履其地邪吾嘗見眞本於新安鄭出正家他皆臨本 閒過齋集

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開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

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繇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　容臺集

宋米友仁雲山

曹周翰出示大父公所藏米卷余雖不知畫觀其雲山煙樹走筆而成縈紆蓊鬱之致超然脫去蹊徑知為眞蹟無疑也展卷至後題輒語周翰此元暉筆耳曾之一跋蓋題元章他書好事者裴池時誤綴其後匏菴先生未暇深考因定以為元章余既憑筆蹟臆斷其非又按

元章本傳終於徽宗朝其年僅四十有九而此題距紹興乙卯蓋三十年又他本供御為元暉所鑒定者皆在紹興中其壽至八十餘與所云老境者適相合夫筆墨之辨世已不能知獨恃歲月可據而乃失之於匏翁題識可不慎歟又考蔡肇所撰元暉墓銘卒之歲為崇寧則其必非父蹟又不待辨而瞭然矣學古緒言

宋宋子房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峰麓自成變態雖蕭

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唯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為之不已當作著色山也東坡集

宋李時雍墨竹

右墨竹二幅行草三幅皆迫近文湖州乃李致堯筆也雙魚印為時雍二字圓印文為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隲之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

時元符初黄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黄甚子之距元祐四年葢十年耳其後為尚書郎馮澥書奏疏由是被遇為書學博士云 鶴山集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

跋 鐵網珊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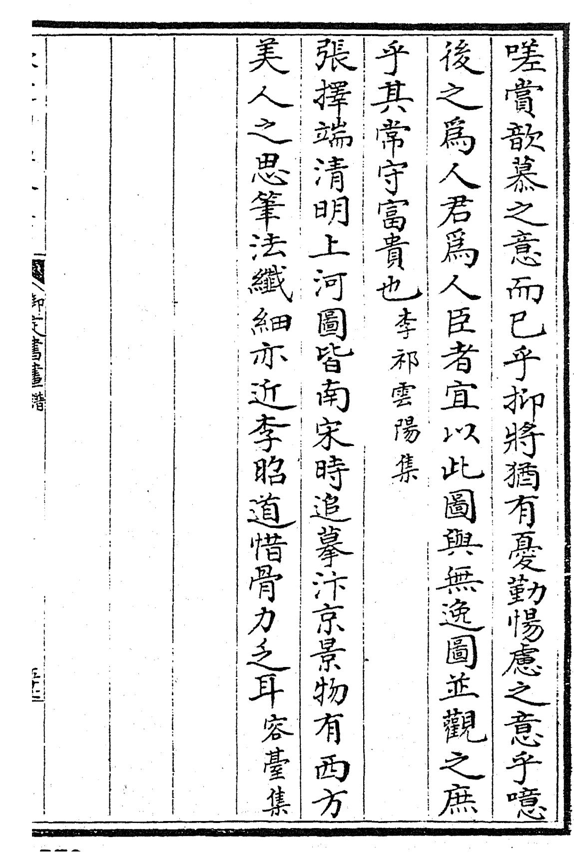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為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於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余始得展閲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豪本在張英公家葢其經營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匏翁家藏集

是圖藏閣老長沙公家公以穆遊門下且頗知書畫每

暇日輒出所藏命穆品評此蓋公平生所寶秘者觀其位置若城郭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意態毫髮無遺蓋汴京盛時偉觀可按圖而得而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者其用心亦良苦矣圖有金大定丙午燕山張著跋云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京師後習繪事工於界畫自成一家又引向氏圖畫記謂擇端復有西湖爭標圖與此並入神品元至正壬

辰西昌楊準跋則謂前有徽廟標題後有金諸老詩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長沙公自為詩細書其後寓意編

周氏所藏清明上河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筆意精妙固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嗟賞歆慕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然宋祚自建隆至宣政間安養生息百有五六十年太平之盛蓋已極矣天下之勢未有極而不變者此固君子之所寒心者也然則觀是圖者其將徒有



嗟賞歆慕之意而已乎抑將猶有憂勤惕慮之意乎噫後之爲人君爲人臣者宜以此圖與無逸圖並觀之庶乎其常守富貴也 李祁雲陽集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容臺集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